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丛书 016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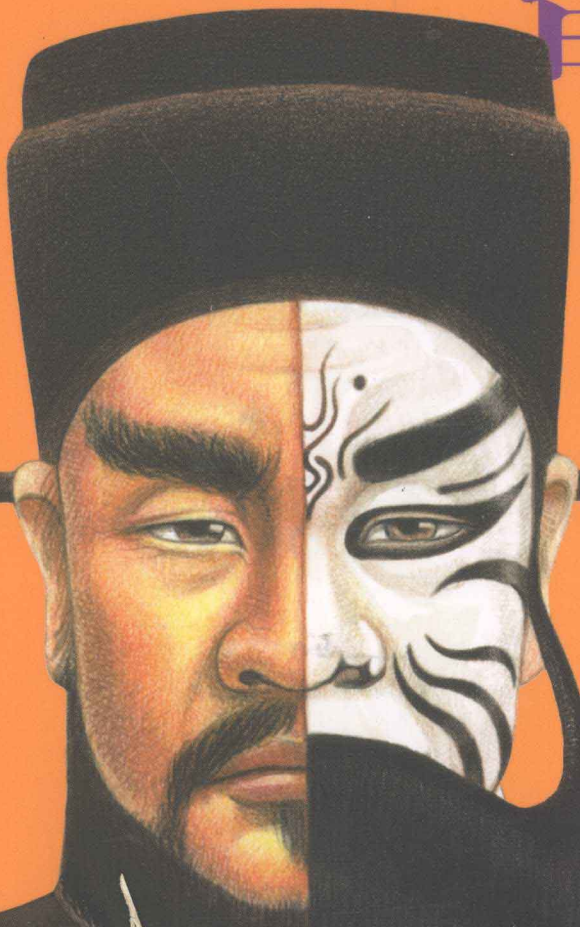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卑鄙的圣人 曹操

一件件讲透，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、奸诈、狠毒计谋；
一页页浸透，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、仁义、圣人情怀。

第4部

挟天子以令诸侯
独揽大权



王晓磊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读客



卑鄙的圣人

曹操

第4部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王晓磊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 第 4 部 / 王晓磊著. — 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2.1

(读客公务员读史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4773-0

I. ①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三国时代 - 通俗读物 IV. ① 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8792 号

- 书 名 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 第 4 部
著 者 王晓磊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特约编辑 吴怀尧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300 千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773-0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 曹操决定把皇帝借来用一用 /1
- 第二章 从黄巾军手中抢回豫州 /25
- 第三章 连蒙带骗，拐走皇帝 /49
- 第四章 独揽大权，收留刘备 /64
- 第五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借汉献帝敲打袁绍/87
- 第六章 征讨张绣，不战而胜 /111
- 第七章 兵败洧水，害死曹昂和典韦 /128
- 第八章 袁术称帝惹毛曹操 /142
- 第九章 借刀杀人，引诱吕布打袁术 /157
- 第十章 蕲县之战，计杀粮官稳定军心 /171
- 第十一章 痛打刘表，击退张绣 /190
- 第十二章 兵政分权，指定荀攸当军师 /205
- 第十三章 祢衡击鼓骂曹操 /226
- 第十四章 曹操与袁绍彻底闹翻 /243
- 第十五章 卧底暗助曹操，一举击溃吕布 /259
- 第十六章 曹操对阵袁绍，
生死决战一触即发 /283

第一章

曹操决定把皇帝借来用一用



夜袭曹营

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春，曹操刚刚戡平吕布、陈宫、张邈的叛乱，并接到天子诏书，正式担任了兖州^①牧。他更深刻地意识到朝廷和天子的余威，进而放弃了攻打刘备、吕布的计划，把营救天子东归视为第一要务，于是用兵豫州^②以扫除迎驾的障碍。

这是个春天的夜晚，空旷的平原上万籁俱寂。圆圆的满月在云端若隐若现，因为有些阴天，连颗星星都看不见，只有清冷的月光给曹军大营罩上一层朦胧的白纱。虽然已到了春天，但仍是乍暖还寒的时节。俗话说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，恐怕近一两天又要下雪了。

就在这片朦胧死寂之中，曹军兵将似乎没有注意到，有一支军队匍匐着逼近他们的大营。这不是一支正规军，兵丁没有像样的铠甲，都是绢帕包头，穿着形形色色的粗布衣，武器也只不过是砍刀一类的短家伙，但人数却着实不少——他们是豫州黄巾军！

说来似乎有些离奇，自中原动乱以后，豫州本没有大规模黄巾，仅

① 兖（yǎn）州，在今山东西南部，河南东部。

② 豫州，在今河南东部，安徽北部。

仅是在汝南的葛陂有一些营垒。此间先是遭受西凉铁蹄的践踏，后来袁术扶植孙坚、袁绍遣出周喁，两家争抢地盘反复交战。因为长时间的战争，城池郡县遭到严重破坏，百姓逃亡田地荒芜，就连黄巾余党也渐渐淡出了这片土地。直到两年前，袁术惨败于曹操之手，一路奔逃如丧家之犬，失去了其对豫州北部的控制。袁术逃到寿春后，为了给曹操制造麻烦，不惜扶植黄巾势力复归豫州，提供他们兵器与粮草，鼓动其首领黄邵、刘辟、何仪、何曼各拥兵马万余，趁兖州内乱之机占据汝南、颍川之地，阻塞曹操西进和南下的道路。

今夜突袭的带队之将，就是豫州黄巾的首脑人物黄邵。他完全没预料到，曹操刚刚戡平兖州之乱就急着来打豫州，而且几乎带出了所有人马。慑于曹操几度大破黄巾的余威，黄邵的部下兵卒渐渐有了离散之意。这样的情绪一旦蔓延开来，黄巾军必然土崩瓦解不战而溃。为了振奋军心，他决定以身犯险，亲自率兵夜袭曹营。

农民军往往保持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，最怕打夜战，昔日曹操援助皇甫嵩以及平灭青州黄巾，靠的都是夜战取胜。为了克服这个缺点，黄邵可没少动心思，经过长期昼夜颠倒训练，他在农民军中训练出一支打夜战的队伍，专门用来对付曹操。在他看来，官军绝对想不到黄巾也会搞夜袭，这样的行动无异于一支天降奇兵！

在众多黄巾首领中，黄邵可算是出类拔萃的，不但威望高、武艺好，胆识也很过人。这一次他亲自带队身先士卒，也是以绢帕包头、嘴里叼着大砍刀，与普通兵卒稍有不同的是，他穿着一身轻便的金缕铜片甲，这可是盗取诸侯坟墓时捞到的宝贝，生生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。

这会儿他首当其冲匍匐在地，以肘当步窸窣窸窣往前爬，五千部卒紧随其后。眼瞅着曹军大营越来越近，敌人连一点儿反应都没有，黄邵心中的喜悦之情呼之欲出，说不定今夜就可以取下曹操的首级。若不是他嘴里叼着刀柄，这会儿恐怕已经笑出声音来了。

黄巾军步步紧逼，渐渐离大营不足三十步之遥，曹营还是没有动静，只有两个巡夜的兵卒靠着辕门一动不动，似乎是睡着了。黄邵按捺着激动的心情不再爬了，张嘴放开砍刀，紧紧握在手中，低声对身边的人道：“传令下去，所有人都看我的行动，听我的指示。”这是黄巾军的一大缺陷，因为旌旗盔甲不足，所以打起仗来往往往缺乏明显的指挥标

记，统帅的个人行为就成了决定胜负的致命因素。

口令低声传达下去，过了良久才恢复寂静。黄邵觉得大家都已经被通知到了，忽然举着大刀一跃而起：“跟我杀呀！”随着呐喊他已经冲向了辕门，后面兵卒看得清清楚楚，一个个也跟着蹦起来，高举着兵刃奋力向曹营奔去，喊杀声可谓震天动地。黑暗中待久了，黄邵两眼看得分明，只见曹营还是黑黢黢没有动静，两个倚着辕门的巡夜兵似乎被吓傻了，连动都不敢动一下，靠在那里等死。

这还客气什么？黄邵奔至近前纵身跃起，瞅准了右边那个兵，大刀劈头盖脸地砍了下去。耳轮中只听“嘶啦”一声，黄邵险些摔个大马趴，那刀竟从头顶贯入自胯下而出——稻草人！

黄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就见隔着栅栏门，一枝大戟已经刺了过来。他匆忙躲闪还是慢了，戟尖正中右臂，钢刀立时脱手。这会儿后续的兵卒也赶到了，他们看了个马马虎虎，不明白首领为什么无缘无故把刀扔了。

众人正不知所措，一阵更高更广更响亮的喊杀声忽然响起，黑黢黢的曹营霎时间举起了无数火把，将一切照如白昼。隔着栅栏门，只见营中密密麻麻排布着弓箭手。黄邵吓得连刀都不敢捡了，抱住脑袋转身便跑：“快撤退啊！”

人哪有箭快？霎时间密如飞蝗的箭雨已经过来了，那些冲上来的黄巾兵被射死一大片。多亏黄邵有一件铠甲，才连滚带爬没丢性命，可双臂还是中了几箭。他指挥若定的沉稳气魄这会儿丧失殆尽，抱着脑袋戴箭而逃：“快跑！快跑！中埋伏了！”首领这会儿都熊了，兵卒就更不行了，黄巾军一片混乱，吵嚷着逃命。

可哪儿还逃得了？这时自东面猛然杀来一队兵马，为首者乃是乐进；西面也杀来一支队伍，领兵之人是于禁；曹营辕门随即大开，有小将军曹昂督帅弓箭手也追了出来。三面夹击之下，黄巾军又犯了以往的毛病，不听将令四散奔逃，没一会儿工夫便彻底崩溃了。曹军简直不需追袭，只要干等着鸟兽散状的敌人撞到自己跟前，拿刀一砍就解决问题了。黄邵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，也顾不上拔箭了，张着双手边跑边招呼混乱的兵卒，设法叫大家跟着他逃。可是这会儿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谁还听他指挥。

乐进一马当先趟入乱军阵中，手挺长枪，挨着死碰着亡。于禁则不慌不忙命令部下杀人，自己却伏在马上仔细打量被火把映亮的敌群。影影绰绰之间，正见一人连兵刃都没拿，挥舞着戴箭的双臂大呼小叫，身上披着一身铜片子，映着火光闪闪发亮。于禁心中大喜：此人必定是个头目！想至此于禁生怕乐进抢功，连招呼都没跟亲兵打一声，独自催马突入敌群，挥舞大刀拨打乱军，直奔黄邵而去。那黄邵兀自呼喊着，猛然间见一员大将杀气腾腾冲过来，他现在连兵刃都没有了，不由得双腿一软跪倒在地：“将军饶命！我投……”

黄邵一个“降”字尚未出唇，脑袋已被于禁一刀斩飞在半空中，那副腔子手刨脚蹬喷着血倒在地上。一旁有个兵丁就势接住人头，于禁把大刀在那兵丁眼前一晃，冷森森道：“你敢抢本将军的功劳吗？”

“不敢不敢！”那兵吓坏了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将人头捧了上来。

于禁当仁不让，左手抓过人头，右臂探出大刀，往黄邵腔子上一扎，生生将尸体挑了起来，大呼道：“黄巾贼众听真，你们首领已死，还不速速归降！”他这么一喊，曹军兵将也都跟着嚷。那件亮闪闪的死人衣服还真醒目，不一会儿的工夫乱军就都听见、看见了。紧接着就是一阵钢刀落地的声音，黄邵余部尽皆归降……

曹操在卯时升座大帐，典韦、王必左右护卫，文东武西列立两旁。这边是荀彧(yù)、程昱(yù)、毛玠(jiè)、薛悝(tì)、满宠一揖到地，那旁是夏侯兄弟、曹氏兄弟、朱灵、任峻插手施礼。这次曹军移师豫州可谓阵容齐整，除了留万潜、吕虔、李典等人坐镇兖州，其他能战之将、善谋之士尽皆出动，而且曹操连妻子家小也全带出来了。

曹操微一颌首表示还礼：“大家请坐……请三位将军进帐！”随着一声招呼，曹昂、于禁、乐进大步踏进，方要单腿点地，曹操赶忙抬手，“你们劳乏一夜，不必多礼，各位战况如何？”

曹昂是曹操儿子自然不计较这些，乐进杀得血瓢一样却是两手空空，唯有于禁低头微笑道：“蒙将军英武恩荫，末将侥幸手刃贼首黄邵，所部余寇慑于将军之威尽皆归降。”说到这儿他瞅了眼曹昂，又补充道，“人言虎父无犬子，昨晚一仗也赖小将军气定神闲指挥得当，末将才能得胜。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曹操明知这是马屁，却也禁不住大笑道，“文则忒

过谦让了，记你大功一件。”

“谢将军！”于禁连忙道谢。乐进心里不痛快，明明自己比于禁卖力气，却又叫他占了便宜。

哪知曹操话锋一转：“我看文谦一身血迹，足见杀敌奋勇，也要记一次大功。”乐进沉着的脸马上露出了笑模样：“谢将军！”

至于自己儿子，曹操却什么都没说，仅一摆手打发他坐下。功劳不功劳都是扯淡，历练出一个好的继承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曹昂字子修，现年十七岁，乃刘氏所生丁氏所养，生的相貌清秀颇得其母遗传。他自幼饱读诗书习学弓马，也曾观看父亲所注的兵书，但此前未正式上过战场。前不久传来消息，有长沙太守孙坚之子孙策拓地江东。想那孙策不过二十岁，仅领着数千兵马，竟然大败扬州刺史刘繇，这可大大刺激了曹操。所以他立刻把曹昂带到身边，要借此番出兵，好好历练历练他。

三将各自归座，曹操环视帐中，缓缓道：“此番出兵诸位恐怕有些微词，我多多少少也听说了。但我绝非无故离开兖州，移师豫州所为有三。一者为扫平残余黄巾，确保顺利迎驾；二者为震慑袁术，令他不敢北窥；三者为了护送家父、兄弟等人灵柩魂归故里。”其实他还有第四层想法，但是现在还不能说。

平心而论，曹营诸将特别是曹家亲信都不大愿意迎接圣驾。现在他们唯曹操马首是瞻，若是凭空迎来个皇帝，那应该听谁的呢？以后动辄就要上表，遵从皇命则自己的权力受限，不听又要担上违诏的恶名。再加上那些名士大臣也要掺进来，捣乱的人多了，争功的人也会多起来。

曹操看出有些人脸色不好，还有的欲言又止，赶紧朝荀彧使了个眼色。荀彧会意，起身拱手道：“昔日晋文公纳周襄王，而诸侯景从；高祖东伐，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。自天子蒙尘，将军首倡议兵，徒以山东扰乱，未能远赴关右，然犹分遣将帅，蒙险通使，虽御难于外，乃心无不在王室，此乃将军医天下疾苦之素志也。今车驾旋轸，洛阳荆棘荒芜，义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旧而增哀。诚因此时，奉主上以从民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雄杰，大略也；扶弘义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今天下虽有逆节，必不能阻挡将军！若今不时定，必使四方生心争抢逢迎，那时若再想迎驾，就不容易了。”他大顺、大略、大德地讲解一番，又耐心扫视帐中之人，大伙也无话可说了。

曹操松了口气，连忙转移话题：“迎接之事必然要行，不过当务之急是克复豫州。黄邵虽死，尚有刘辟、何仪、何曼，不知哪位将军愿意领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就见卞秉忽然报门而入，喜盈盈道：“启禀将军，昨夜一场大战，黄巾乌合之众肝胆俱裂。现有何仪、何曼遣使请降。”

“准降！”曹操连想都未想就把手一甩，“不过除了要他们缴械献城，还要将降众人等登记造册，不允许随意遣散士卒。”

“诺。”卞秉是先报喜后报忧，“还有……刘辟一部不肯归降，率众逃窜梁国境内。袁术已派部下袁嗣进驻陈国武平，似乎要给这帮黄巾贼遥做声势。”

程昱冷笑一声：“袁公路真痴人，自己没有本事故对将军，凭这些乌合之众也想阻挡咱们的虎狼之师，这何须大兵出动，只要分兵遣将就能把刘辟收拾了！”

他这么一挑，乐进头一个蹦了起来：“末将愿分兵前往追击刘辟！”紧接着于禁、朱灵、夏侯渊也蹿出来请令。

“不忙。”曹操眯了眯眼睛，“刘辟小儿算不得什么，我看倒是袁术心有不甘，想卷土重来跟我争豫州。这次咱们既然至此，就好好陪他玩玩，我要把整个豫州都夺过来，再不容他北窥。刘辟的老巢不是在宁陵嘛，先放他跑，我倒要看看袁术来不来救，他要是敢来，就把他们一锅烩啦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，再迎天子就顺利多了。”

帐中之人无不点头赞同。

曹操拿起三支大令：“曹仁、于禁、乐进！”

“在！”三员将出班跪倒。

“你们分兵接受颍川、汝南的县城，对待何仪、何曼千万要小心，避免他们旋而复叛肘腋生变。”

“诺。”三将接令而去。

曹操还没想好接下来一步该怎么走，忽有报事的中军官打断了他的思绪：“启禀将军，东南来了一哨人马，截杀刘辟一阵，带着百余颗黄巾人头来拜谒将军。”

诸人面面相觑，没想到这时候会突然杀出一支友军。曹操以为是地方土豪前来投奔，笑道：“有多少人马，领兵之人又是谁？”

中军答复道：“只有五百兵丁，但铠甲鲜明旌旗锦绣很显气派。带兵之人自称梁国王子，名唤刘服，意欲入营求见。”

所谓梁国，也地处豫州界内，是孝明帝刘庄之子、孝章帝刘烜（dá）异母兄弟刘畅的封国。当时的梁国原只有五县，由于梁王畅与章帝刘烜的手足之情颇厚，因此将原属兖州地界的睢阳、薄、宁陵、蒙四县也划到了梁国境内。这四个县划进来之后，它就成了天下诸侯国里最富的一国。梁国王位父死子继世袭罔替，至当今梁王刘弥，已经传了六代。刘服乃梁王弥与王妃李氏所生嫡子，也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这位王子服理所当然就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。

曹操对刘服有些耳闻，略一皱眉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不方便出去，有劳诸位帐口列队迎接一下……有请王子服！”看在宗室的面子上，他把“请”字说得很重。

按照朝廷规定，诸侯王家族虽然有封邑，却不能随便结交外臣，更不允许私自招募军队。王子服前来拜谒曹操，而且还拉着五百人的队伍，这已经干犯国法了。但现在天下大乱，天子自身都难保全，这些条例自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况且人家带着百余颗黄巾人头，更不能失于礼数。曹操碍于名声，大致上还是要遵守法令，所以不便亲自出去迎接，派帐中文武列队逢迎，这样折中的礼遇倒也妥当。

曹操本人虽没有出帐，但也恭恭敬敬站了起来，静候这位不速之客。少时间随着一片施礼之声，诸人簇拥着一个大摇大摆的年轻人，似众星捧月般走了进来。

刘服二十出头的年纪，身材高大修长，身披一件金灿灿的鱼鳞铠，左腕里抱着红缨兜鍪（móu），右手扶着肋下三尺龙泉，那剑柄上还镶着一颗殷红的宝石，分外高贵奢华。再往他面上观，一张容长脸，短胡须，鼻直口正，唇若涂脂，大耳朝怀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黑眼珠多白眼珠少，左眉高右眉低，额头上有一颗殷红的朱砂痣。

曹孟德倒吸一口凉气——好个盛气凌人的贵相！

刘服进了大帐不跪不拜，微一拱手：“曹使君一向可好啊！”他虽是王子，但毕竟无官职在身，这样打招呼似乎傲慢了点儿。

曹操笑道：“蒙王子相助，截杀黄巾，操受宠若惊。”

刘服却满不在乎：“我可不是故意帮您，实是迎面赶上避无可避才

动家伙的。哪知这帮黄巾贼不堪一击，三两下就逃了。就这等乌合之众，使君早就该一举荡灭，竟还和他们僵持半个月。”

这话甚是刺耳，曹操碍于他的身份也不便理论，只拱手道：“您说的是，快快请坐！”

“不坐了，在下有事与使君相商。”刘服倒是直来直去，“曹使君可有西进迎驾之意？”

曹操一愣，这样的军机要事是不便明言外人的，但是瞧刘服一脸认真，便转而反问道：“此事无干王子您吧？”

刘服扑哧一笑：“我与使君坦诚相见，不妨直说了吧。今朝廷衰微天下不安，汉室天子大位不固。我父王深感黎民之苦，痛惜天子蒙尘，命我组织兵马西去迎驾，好辅佐皇帝安定天下。”

就凭着五百兵马就敢大言不惭，曹操心中暗笑，但还得给人家面子，客气道：“王子不愧宗室子弟，果然胸怀大志。”

“使君莫要客套，我来找您是有要事相商。”刘服似乎不喜欢别人恭维自己。

曹操觉得他年轻气盛又富贵骄纵，并不计较，缓缓落座笑道：“不知王子有何指教啊？”

“我率众意欲前往洛阳，可是卫将军董承与袁术部将长（cháng）奴紧守成皋，不允任何兵马通过。”

“什么?!”这可是曹操未曾听说的新消息。

刘服忿忿不平：“想那董承乃董卓旧将篡逆之本，袁术拥兵自重不似皇室，这两个恶徒据守雄关，分明是有意劫持天子独揽朝权。所以在下想与曹使君合并一处攻克成皋，进取洛阳勤王救驾。”

曹操虽然虚情敷衍，却并没把王子服这点儿人马放在眼里，他考虑的乃是董承、袁术的用意。思考半晌他才答复道：“进取成皋之事本官自当筹措，王子乃是金枝玉叶，征战之事过于凶险，若有闪失本官担待不起。还请您率兵回转，保护梁王才是您该做的。”

刘服颇感曹操小觑了自己，他年轻气盛不知深浅，探身问曹操：“您官居何职啊？”

曹操不知道他什么用意，抬头笑道：“王子为何明知故问，本官乃当今天子钦封的兖州牧。”他故意带出“天子钦封”以示名正言顺。

哪知刘服冷笑一声：“梁国地属豫州，不归您兖州牧管！在下肯不肯收兵是自己的事情。”

这两句话可把帐中文武全吓坏了，生怕把曹操的火气斗上来。大家不敢说话，抬眼望着曹操，只见他早已臊了个大红脸——朝廷承认的豫州刺史是身在徐州的刘备，论理讲他绝没资格插手豫州的事情。但是现在不是讲理的年头！他真有心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废命在此，但王子服毕竟姓着皇上家的刘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屠戮宗室，那奉迎天子的大事就干不成了。

曹操吸取当初诛杀边让的教训，努力克制着怒火，反而强笑道：“本官不过好言相劝，为了您的周全着想，听与不听全凭王子定夺。您又何必出此刻薄之言？这话您是同我说，要是同袁术等辈言讲，恐怕于您性命有碍吧。”

刘服略高的左眉忽然抬了一下：“我自人君之大营，生死已交与君手。人之结交全凭意气相投，在下觉得您是个人物才敢直言不讳；若是袁术那等愚人，也不值得我与之讲理。”

“哦？”曹操忽然觉得这位王子很有意思，其志向似乎还不仅仅是辅佐皇帝挽回汉室。他望着刘服，刘服也望着他，两人对视良久同时仰天大笑。

刘服笑了一会儿，拱手道：“若使君不弃，在下能否相随驱驰？”

曹操也不再推辞：“若王子不辞辛劳肯于相助，下官求之不得。”

“好！”刘服欣然点头，“我那五百军兵……”

“在我大营旁一同下寨。”

“所需粮草？”

“曹某供给支应。”

“事成之后？”

“表奏朝廷加封王子官职。”曹操是有问有答，全部应承。

刘服这才收起桀骜不驯的态度，后退两步恭敬施以大礼：“末将刘服今后愿效犬马之劳。”

“我与你为友不为主从。”曹操绕过帅案将他扶起。

“军兵尚在外面等候，末将先去安顿，待一切安好再过来听您调遣。”刘服又施一礼，转身大步而去。

帐中文武观得面面相觑，夏侯渊忍不住嚷道：“就凭五百人也敢说合兵！此人太过狂妄，一个膏粱子弟能有何本事？”

“身份就是他的本事。”曹操捋捋胡须，“他诸侯王世子的身份，要比五百军兵厉害得多。”

夏侯渊冷笑：“天下已然大乱，莫说一个王子，就是凤子龙孙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妙才休要胡言！”曹操不想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，挥手道，“文若、仲德留下，其他人散帐吧！”

众人喏喏而退，待大帐中只剩下荀彧、程昱二人，曹操才开言道出忧虑：“王子服虽摸不透是敌是友，不过五百人也掀不起什么浪来。但袁公路假意兵进陈国，却派长奴串通董承把守成皋，他是不是要抢在我之前转移天子呢？”

“将军不必多虑。”程昱微笑道，“他袁公路没有勤王之意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太傅马日磾之死便是见证。”

三年前长安城被李傕(jué)、郭汜(sì)攻破，西京朝廷差出太傅马日磾与太仆赵岐持节安抚关东。不知为什么，那老臣马日磾一到袁术处便羁留不走了。前不久袁术抢走马日磾的天子符节，把老头子活活气死了。曹操当议郎的时候曾经与马日磾共事，为了他的死还着实伤感了一阵，今天听程昱提起这件事，忙问：“仲德此言何意？”

程昱款款道：“那马日磾乃汉室忠臣，之所以屈居袁术处三载，我猜老爷子就是想游说袁术勤王保驾。可是结果呢……袁术不但不从，还抢去他的符节，使他忧愤而死，足见袁公路毫无迎驾之意。”

“如此设想很有道理……”曹操点点头，“不过他既然不肯迎驾，又何必阻拦他人？无缘无故插这一腿干什么？”

“将军，这您可就得好好好参研一下袁公路的心计啦！”程昱笑呵呵站了起来，“袁术竭力拉拢江淮士绅、逼死汉使马日磾、索取孙家拿走的传国玉玺，他到底是想干什么？”

“做皇帝呗，痴心妄想！”曹操轻蔑地哼了一声。

“不错，但是如果有人迎走圣驾重整朝廷，士人重新归心汉室，那他的皇帝还做得成吗？”

曹操眼睛一亮：“难道他是要……”

“不错！”程昱点点头，“他要阻止任何人接近皇帝，想方设法使天子丧于乱军之中。别忘了皇帝年轻尚无子嗣，万一龙归大海，皇家的直系血脉可就断了。那时候天下无主，袁术就可以毫无忌惮地捧着传国玉玺位登大宝了。”

“其心当诛！”曹操狠拍帅案，“看来咱们得加紧行事了。文若，你说呢？”

程昱剖析的时候，荀彧低着头始终不插一言，这就是他与其他谋士最大的不同。荀彧只讲道理大义，一向本着非礼勿言的宗旨，从来不谈阴谋诡计的事情。这会儿听曹操问话，他才抬头，却不说袁术的事情：

“今卫将军董承与白波诸将共同控制天子，他与袁公路并无合谋的理由。将军不妨试着争取董承，让他敞开道路。”

“哼！”曹操轻蔑地一笑，“董承算什么东西，当初不过是董卓帐下一员不出名的小将。我同徐荣、胡轸、杨定在堂上喝酒的时候，他得挎着剑在外面替我们把门！就是这样的人也配当开府建衙的卫将军？”

“此一时彼一时也。”荀彧摇摇头，“关内关外尚不通音讯，或许董承之辈立有大功也未可知。若以在下拙见，使君先不要忙着进取成皋，最好差人前往朝廷打探消息，知己知彼再作定夺。”

“也好。”曹操想了一会儿，“还是派王必前往，不但打探消息，顺便还可以联络董昭、钟繇、刘邈等人，让他们也帮忙想想办法。”

荀彧又补充道：“使君既然正式受任兖州牧，不妨修下一份谢恩表章，叫王必带去，顺便试探一下朝廷众臣的反应。”

“这个办法好，今晚我就修表。”曹操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，“趁着王必入京的这段时间，咱们南下陈国拔掉袁嗣这颗钉子。袁公路既然用心不善，我就再给他一个教训，把他的势力彻底赶出豫州！”

“咱们打袁嗣，还要带着那个刘服吗？”程昱问道。

“这小子是个聪明人，会听话的。有位王子在营中，颇能彰显咱们是忠于汉室朝廷的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兵至陈国以后，还可以利用他跟陈王拉一拉关系。日后咱们逢迎天子东归，刘服说不定还有大用处呢！”曹操眼中闪过一道灵光，“礼多人不怪，有劳二位过营去拜谒一下刘服，顺便摸摸他这五百兵的底细。”

“诺！”荀彧、程昱领命而去。

曹操本打算趁这会儿工夫酝酿一下表章，却见程昱都已经出帐了，荀彧还站在那里磨磨蹭蹭整理衣冠，便问道：“文若，你还有话说？”

荀彧停住手，又坐回到机凳上：“将军，您是不是想把军府从兖州转移到豫州啊？”

曹操一愣：“文若何出此言？”

荀彧苦笑道：“黄巾诸将算什么大敌，还至于您亲自前来？再说即便您亲自前来，又何必把众将尽皆带出，还带着家眷呢。还有，您拉拢刘服这帮豫州宗室又是何意啊？我早就瞧明白啦！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帐中又再无他人，曹操终于吐露实言：“唉……唯有文若你是明眼人啊。兖州残破凋敝，离天子远，而且又被袁绍占走一东郡，实在不能再凭其作为根本了。我这次出兵是假，其实就是想找个机会转移到豫州来。之所以不能明言，是怕大家反对呀！”这件事确实不可以公开明言，因为曹营中的兖州派势力太大了。倘若曹操挑明了叫他们舍弃家乡转移豫州，反对之声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，说不定还要重蹈陈宫叛乱的覆辙。

荀彧捋着胡须道：“这倒不假……现在使君帐下之人兖州出身十占七八。文有毛孝先、薛孝威、满伯宁，武有于文则、乐文谦，以至于天天跟着您的典韦。此次没有从军的万潜、徐佗、李整、李典、吕虔等人更不用说，他们连兖州地面都没迈出过。刚才当着程昱的面我没法说，毕竟他也是兖州人呐。”

“除了逢迎天子，另一件要务就是得想办法分割兖州籍的权力。”曹操捏了捏眉头，“我是沛国人，文若你是颍川人，咱们都是豫州出身，唯有你能帮我这个忙啊！”

“我也帮不了忙，这太难了。”荀彧不住摇头，“丧乱以来咱们豫州的名士流亡在外，再想聚拢回来岂是易事？您想想吧，就连在下与使君您不也曾栖身于河北吗？当初为了离开袁绍，咱们费了多少心机啊……我现在只能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，今晚修书一封至河北，请荀衍、荀谌二位兄长回来，要是方便的话，设法将郭嘉也带过来。但是即便他们愿意，袁绍放不放在两可呢！”

“唉……”曹操撇着嘴颇感为难，“天下这么大，偏偏只能给我兖

州豫州这两个选择，都是残败不堪四战之地，没人能帮我一把了吗？”

“能帮您的只有当今天子。”荀彧喃喃道：“若有天子诏命在手，您想召谁回来就能召谁回来啊！只要能够复立朝廷，咱们的内忧外患立时可解。”

曹操一把抓住荀彧的手：“好！咱们背水一战破釜沉舟，一定要把天子迎到豫州来。”

荀彧提醒道：“谢恩表章您得筹措好啊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曹操凝视着帅案上的笔墨，“我一定会让皇上龙颜大悦的！”

“还有，您想让王必找谁打探消息？丁冲还是刘邈？”

“都不是，丁冲现在是护驾近臣，刘邈年岁已高，他们都不合适。”曹操眯了眯眼睛，“听闻张杨已派董昭觐见天子，他留在皇帝身边担任议郎，当初是蒙他帮助王必才得过河内之地的。董昭虽然没见过咱，但是却肯为咱帮忙，必定是想投奔于我。干脆就让王必去找他问计，董昭定会竭尽全力的。”

荀彧默默无语——他一直不喜欢这个董昭，当着朝廷的官，吃着张杨的粮，却还在为曹操办事。孔子有云，非其鬼而祀之，谓之谄！



董昭密谋

王必领了曹操之命，不敢携带从人，怀揣着表章单人独骑混过成皋关。经过洛阳的废墟一路向西，不到七天就赶到了天子暂时栖身的安邑，目睹的一切甚是触目惊心。

安邑不过一处小县，也被西凉军劫掠过，到处是残垣断壁。附近的百姓早已逃亡殆尽，田野荒废无收，只有落难君臣在这里艰苦度日。

因为县寺残败不堪，皇帝刘协只能带着皇后伏氏、贵人董氏栖身在一座荒芜的宅院。皇帝召会文武的时候只能坐在空旷的院子里，好奇的兵丁就扒在墙头上嬉笑张望，一点儿体统都没有。

皇帝还算是地方住，可相随之西京大臣们就惨了，根本寻不到遮风避雨的房子，只好带着家眷屈居于帐篷之中，就像是一群难民。